

007

007

(第二辑)
典藏系列

*For Your
Eyes Only*

最高机密

伊恩·弗莱明 著

曾婉婷 译

APE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007

(第二辑)

典藏系列

*For Your
Eyes Only*

最高机密

伊恩·弗莱明◎著

曾婉婷◎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高机密/(英)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著;曾婉婷
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

(007 典藏系列)

ISBN 978-7-5396-6080-6

I. ①最… II. ①伊…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365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合作策划: 原典纪文化

责任编辑: 姜婧婧 刘 畅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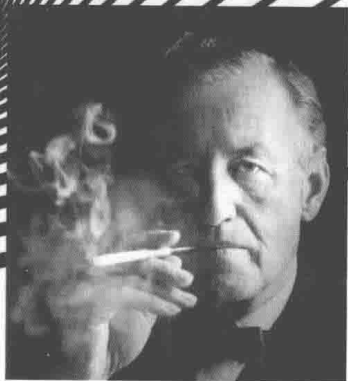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7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an Fleming

伊恩·弗莱明

1953年，正在牙买加太阳酒店度蜜月的伊恩·弗莱明百无聊赖地坐在打字机边，他的脑子里在酝酿“一部终结所有间谍小说的间谍小说”——这部小说的主角就是通俗文学世界里最为人知晓、商业电影范围内生命最长的詹姆斯·邦德。

和其笔下的 007 一样，弗莱明的现实生活中也充满了炮弹味和香水味，和詹姆斯·邦德有的一拼。弗莱明 1908 年出生在英国。他的性情却和英国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1921 年，在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的弗莱明因为行为不端而被开除。1926 年，他在家庭的安排下进入了桑德赫斯特军校，弗莱明再次因为酗酒和斗殴，提前结束了自己在军校的生活。1931 年，他进入了著名的路透社，成为了一名专门报道间谍案件的记者。1933 年，他回到了英国，做了一个银行职员，百无聊赖的生活让弗莱明忍无可忍，好在二战的到来为弗莱明赢得了“换种活法”的机会——战争让弗莱明变成了邦德。

1939 年 5 月，弗莱明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局中尉，因工作出色，弗莱明深得局长约翰·戈弗雷海军上将的赏识，后者以作风强硬著名，是 007 的老板——M 的原型。弗莱明曾多次陪同戈弗雷上将会去美国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会晤，交流情报，并作为戈弗雷上将的助理直接领导代号为 30AU 的间谍部队。这是一个由间谍精英组成的小分队，队员个个身怀绝技，从神枪手、化妆师、武器专家到解密高手、间谍美女，一应俱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纳粹占领国的高级官员逃亡以及窃取德军重要档案。

第一次行动,弗莱明率领 30AU 来到葡萄牙的卡斯卡伊斯,策划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从德国、意大利占领区潜逃。他设想的营救计划是这样的:清晨,在国王寓所门前,两名清洁工(由英国特工扮演)出现了,严密监视国王寓所的德国卫兵问了两句,就让他们进了门。待了一会儿,两个清洁工(已是国王夫妇扮演)再次出现,拖着垃圾袋正向大门走来。这时,事先安排好的一场车祸准时在街对面发生,德国卫兵赶紧召集人手灭火救人。一个蒙太奇镜头:两个“高贵的清洁工”登上垃圾车渐渐远去。待德国人发现国王夫妇失踪时,国王夫妇已化装成葡萄牙人搭乘一艘意大利游轮安全抵达卡斯卡伊斯。结果,整个行动与伊恩·弗莱明的策划一样顺利,犹如他在执导拍摄一部 007 电影。

二战期间,弗莱明与“疯狂比尔”——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姆·多诺万将军关系密切。1941 年,多诺万计划成立新的情报机关,要弗莱明策划一个蓝图。弗莱明为他撰写的计划共 72 页,描述了一个完美特工应具备的特质,“年龄在 40 岁到 50 岁,经过特工训练,拥有出色的观察、分析、评价能力,完美的判断力,能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对情报事业有献身精神,并有广博的生活经历”。这和詹姆斯·邦德的形象几乎一致。1947 年中情局正式成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邦德标准”。弗莱明毫不掩饰得意之情,向多个朋友吹嘘“我创造了中央情报局”。

1945 年 11 月 4 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戈弗雷上将对对他做出了闪光的评语:“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皇家赌场》大卖之后,弗莱明就成了一架被烟草和酒精驱动的写作机器,在他人生最后的 12 年里,一共写了 14 本 007 小说。在弗莱明生前,他的 007 系列小说就销出了 4000 万册,迄今为止,该系列小说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已超过 1 亿册。

1964 年 8 月 12 日,56 岁的弗莱明由于心脏病发作倒在儿子的生日宴会上。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曾经试图抛弃他的“贵族们”早已烟消云散,他所留下的作品却享誉全球,妇孺皆知。在全世界,无数的人在阅读 007 小说或观看 007 电影,以此向这位传奇人物表达敬意和缅怀之情。



目 录

Contents

蔷薇花下的阴谋 / 1
最高机密 / 37
余慰 / 88
借“刀”杀人 / 116
游艇上的谋杀案 / 161

蔷薇花下的阴谋

一辆 BSAM 20 摩托车,时速达 70 英里,在路上轰隆隆不停地骚动着。一路上,人跟车都在疾驰,唯一不变的是黑色橡胶护目镜后的那双眼睛,始终如燧石般坚定。护目镜保护之下,他的双眼密切注视着前方的路,深沉、坚毅的瞳孔如同枪管里的枪眼一般空洞而冷酷无情。迎面而来的风吹打着他的脸庞,把他的嘴巴吹得咧开扭成了方形,里头露出了如墓石般的大方牙和两排泛白的牙龈。两边脸颊被风吹得鼓起了两个小包,在微微晃动着。头盔下的脸庞还在被风吹打着,脸庞下左右两边握着车把的手戴着黑色手套,不时拧动车把控制着车速,看起来倒像是巨型野兽的爪子正准备发动攻击。

摩托车上的男人穿着皇家通信部队通信兵的制服,车子是橄榄绿的,车上的阀门跟汽化器经过特别改装,为了提速而把挡板消音

器撤下,这完全是一辆标准的英国军队用车。男人以及他的装备都可表明他皇家通信兵的身份。然而油箱上,子弹上满膛的鲁格尔手枪却显得与这一切格格不入。

这是五月的一个早晨,七点钟。通往森林的平坦大道死寂般宁静,在蒙蒙春雾中有微光闪烁。道路两旁一棵棵粗大的橡树有序地排开来,林中地上铺了层层苔藓,还有蔓延满地的鲜花,颇具凡尔赛和圣日耳曼风格的皇家森林如梦幻般的绰约风姿。这条路是 D98 号公路,是一条服务于圣日耳曼当地交通系统的二级公路,这辆摩托车刚刚通过巴黎-莫奈高速公路下的隧道,向北驶了进来,朝圣日耳曼方向驶去。巴黎-莫奈高速公路上总是有不同的车子风驰电掣般驶往巴黎,可此刻这条路上,摩托车手的视线范围内一辆车也没有,除了前方大概半英里处,依稀可以辨别出的另一个皇家通信兵。前方的男子看上去更年轻,身材更修长,他惬意地靠在他的摩托车上,时速保持在 40 英里左右,不慌不忙地享受着这个清晨。不早不晚,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他心情畅快,感叹天气晴朗风光也好。想着一个小时后就能返回总部好好享用早餐了,到时的鸡蛋是要煎还是炒呢?

距离前方的摩托车还有 500 码^①,400 码,300 码,200 码,100 码,两车越来越近了。这时处于后方的车手把时速减缓到 40 英里向前驶去。他抬起右手,用牙齿摘下了手套,把手套塞进他的束腰外衣里,再往下探,从油箱顶部拔出他的枪。

① 码:长度单位,1 码=0.9144 米。

现在前方的通信兵可以从后视镜清楚地看到后面的身影了，他猛地转头，惊奇地发现早上这个时间点居然还有另一个同行出现。他想那或许是美国或法国宪兵吧，又或许是来自北约八国的任意一个服务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但很快他便认出对方的那身制服正是皇家部队的，惊讶之余他又感到欣喜万分，猜想着会是哪个家伙。他兴奋地伸出右手挥动拇指向对方示意，同时把车子的时速减缓到 30 英里，等待后方人员赶上并驾齐驱。他一边看着路前方，一边瞥向后视镜里那个逐渐靠近自己的人影，同时脑海里迅速把最高司令部下属特别行动运输部的英国通信兵都想了一遍。艾博特、锡德、威利……或许是威利，看那副同样粗壮的身板，定是他。好家伙！那家伙常在餐厅里自顾自开荤，取笑那个老是板着脸的女人。露莉丝、伊莉丝、莉丝，他在餐厅里嘴里嚷嚷着的那个女人叫什么莉丝来着？

后方持枪的男人已经减速，现在距离前方人员只有 50 码了。尽管仍吹着风，他的脸庞却恢复常态，看得出线条硬朗、挺立，像是斯拉夫人的轮廓。那双空洞的黑色眼睛中闪着怒光。双方距离只有 40 码、30 码了。这时年轻的通信兵前方，一只喜鹊从森林飞出，冒冒失失地飞过公路跌跌撞撞地向路边的一块道路指示牌蹿去，随后消失在指示牌后的灌木丛里。而此时距离圣日耳曼还有一英里。青年男子看到此景，不高兴地抿了下嘴唇。常听说“喜鹊单只没好事”，为了打破这个不吉利，他滑稽地伸出一根手指敬了个礼来凑数。

这时在他身后 20 码处的男人，双手已经离开车把，举起鲁格尔

枪,左手臂稳稳地托住手枪,右手扣动扳机射出一颗子弹。

年轻男子双手瞬间失控离开车把,捂住中了枪的脊椎。他的摩托车也顿时急速转向,跃过路边的一条窄沟,随即撞入一块长满野草及百合花的山谷里。摩托车的后车轮还不停地转动,发出刺耳的声音,随后车子慢慢朝上翻起,往后一倒压在了骑兵的尸体上。BSAM 摩托车残喘地咳嗽了几下,车轮仍旧在滚动,摩擦着男子的尸体,撕扯着他的衣服,最后车子慢慢地停了下来,静静地躺在那片花丛中。

杀手掉头,把车子驶入路边后才停下。他踩下撑脚架,把车子架起固定,然后走到树下的野花丛中。他跪在死者旁,粗暴地扒开死者眼皮检查瞳孔,以确认对方已经死去。又硬生生地从死者身上扯下那只黑色皮质的公文包,扒开对方的外衣,从里面翻出一只破旧的皮夹子。最后他还猛拽下死者左手腕上的一只廉价手表,表上的铝合金手链顿时啪地断成两截。随后他站起来,把公文包挎在一边肩上。把钱包和手表在上衣口袋藏好后,他侧耳倾听四周的动静。四处仍旧安静,只有树木沙沙的声音和那辆撞毁的摩托车上来的金属撞击的嘀嗒声。杀手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公路,湿而柔软的泥地、苔藓上铺满了叶子,他走得很慢、很轻,特意拖着脚步用叶子把轮胎的痕迹铺上。他还花了些工夫在那条窄沟以及草坪边缘上,以掩盖刚刚车祸现场的痕迹。他回到他的摩托车旁,回头看了眼山谷里的百合花丛,那里一切如初。干得不错!这地方大概只有警犬才能嗅到些什么了,何况整整有 10 英里的路,他们要找到这儿也要花上好些个小时,或许几天——有足够长的时间处理后续的事了。

执行这样的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足够安全。其实刚才他大可在距离死者 40 码的地方进行射杀,但他宁愿选择再走一段路到 20 码处。而带走死者身上的手表跟钱夹子更是个极聪明的掩护——相当专业的手法。

他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带着愉悦的心情,轻抬摩托车,踢开撑脚架,灵活地跳上车,然后脚踩踏板启动车子。为防留下车子滑行的痕迹,他没有推车,而是慢慢加速回到了公路上。很快车速又回到了 70 英里,大风再次把他的脸吹得鼓起,像个空心大萝卜。

凶案地,森林四周,刚刚凝重压抑得无法呼吸的氛围渐渐消散,慢慢地又重新呼吸起来。

詹姆斯·邦德在富格享受着晚上的第一杯酒,酒纯度不高,没有什么酒劲。如同在法国咖啡店,一个人是没办法喝个痛快的,要痛快的话还是得到酒吧里头。他看了看外面的街道,倒没有看到可以畅饮伏特加,或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地方。来杯气泡水^①喝着倒痛快,但味道一般,也就只能让人喝醉而已。能在午宴前喝一夸脱香槟酒或香槟橘子酒是很好的事,但在晚上就会一杯接着另一杯,最终一瓶寡淡无味的香槟会让你整个晚上都不太舒服。法国绿茴香酒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那玩意儿只适合聚会时喝,而且不管怎么样,邦德是不喜欢那玩意儿的,里头的干草味会勾起他儿时

① 气泡水:白兰地的一种饮用方法,三分之一干邑白兰地加上三分之二水,调成一杯气泡水。

的记忆。不，在咖啡馆，你不得不忍受菜单上那些毫无刺激性的乏味饮料，而邦德总是选择喝同一款美式鸡尾酒，做法简单，通常是烈酒金巴利或沁扎诺酒，然后切一大片柠檬，再兑上苏打水。至于苏打水，他向来要求用毕雷矿泉水^①，在他看来加入优质苏打水是改善一杯劣质饮品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邦德在巴黎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地要到那么几个地方去。他会住进特米诺斯诺德酒店，之所以喜欢这样的火车站旅社，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便宜实惠，便于藏匿又不引人注目。然后他要到和平、圆厅或罗姆咖啡馆吃午餐，那里的食物优质美味，他也可以自娱自乐，独自坐在那里观察过往的人们。倘若他想要喝个痛快，他就会到哈里酒吧，因为那儿酒味醇正，也因为那儿有他 16 岁初次闯荡巴黎的回忆。那时他在《大陆每日邮报》上看到哈里酒吧的广告，照着广告上说的那样，他告诉出租车司机“Sank Roo Doe Noo”^②。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夜就在那里开始，然而那个夜晚却以失落告终，与此同时，失去的几乎还有他的童贞与钱包。至于晚餐，邦德会到一些好的餐厅，如维富、卡里顿、卢卡斯·卡尔东餐馆或金猪客栈之类的。米其林指南或其他杂志广告或许会大肆推荐到银塔美食、马克西姆之类的高档餐厅，但邦德认为他选中的这些至少比较经济，而且菜式也正合他的口味。而晚饭后，他通常会选择前往皮加

① 毕雷矿泉水：商标名，法国南部产的一种纯天然气泡矿泉水。

② Sank Roo Doe Noo：酒吧地址，Rue Daunou 不标准的法语发音。

勒广场逛逛,去看看会有什么艳遇。但通常什么也不会发生,然后他便独自穿过巴黎区回旅馆睡觉。

今晚,邦德打算除旧布新,给自己找点新鲜刺激。在上一次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的任务失败后,他现在途经巴黎准备回国。任务事关驱赶某个匈牙利人出境。那时邦德奉命越过军情五处直接指挥维也纳情报站的人员处理此项任务,为此他专程从伦敦出发。然而到了那儿,维也纳情报站里的人却不待见他。他就知道这里头定然存在一些误会,想必是有人从中作梗。结果那个匈牙利人在边境的布雷区送了性命。案子最后只能提交给军事调查法庭审讯裁决了。邦德次日便要返回伦敦总部提交他的报告。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万分沮丧。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好得几乎使你相信巴黎就是个美丽又有趣的地方,然而在邦德眼里它向来不是,不过现在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多给这座城市一次机会。今晚他会以某种方式结识一个女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然后他会邀请她到闹市的阿尔梅农维拉酒店之类的如梦如幻的浪漫地方共进晚餐。为了让她不要老想着钱(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的),他会尽快地给她5万法郎。他会她说:“我打算叫你杜南昕,或者是索兰,这个名字正好适合我的心情以及这个夜晚。我们从前就认识了,那时我窘迫困顿,你却仗义地借给了我一笔钱。现在我把钱还你,然后我们要好好聊聊,告诉彼此一年前在圣特鲁佩斯分别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同时,这份是餐单,这份是红酒单,你可一定要选些能让你吃着高兴之余还能长点肉的。”那时她定会什么也不想,放松下来,笑着对邦德说:“不

过，詹姆斯，我可不想胖起来呢。”《巴黎之春》^①的浪漫神话将从这里开始谱写，邦德会保持清醒，把所有兴致都放在女孩以及她的故事上。但是，倘若最后这个晚上，“巴黎美好时光”的古老神话繁华一场过后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也定不是邦德的错，他也只是听天由命罢了。

坐在富格，邦德等待着他的美式鸡尾酒，对自己脑海里狂暴的想法，心满意足地笑了。他知道他是唯一一个时常幻想着可以给这座城市最后一击，使其最终幻灭的人。确实，自战争以来他就真心不喜欢这座城市。自1945年后，只要在巴黎，他就没有一天舒畅过。并不是因为这座城市出卖了自己，实际上很多城市都已经这样做了，而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灵魂已经不在，早已卖给了来来往往的游客，卖给了俄罗斯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卖给了逐渐统治着它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当然，也卖给了德国人。看看这里的人们，从他们眼里你看到的都是郁郁寡欢、羡慕嫉妒以及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神色。至于建筑艺术，邦德瞥了一眼外头，街道上黑压压的一片，车马如龙，络绎不绝，一副暗无天日的景象。巴黎每个角落都跟香榭丽舍大街一个样，刻板地复制仿照。你若想好好看清这个城市，只能抓紧早上5点至7点这段时间。否则，7点一过，整座城市就会被雷鸣般的黑色金属噪音所吞没，所有辉煌建筑、宽敞空间、

① 《巴黎之春》：193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两个分别厌倦自己伴侣和生活的男人和女人，爬上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想要自杀，却在塔上碰到对方，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林荫大道都被笼罩在其下。

服务生把托盘哗啦啦地往大理石桌上一放,单手把开瓶器往毕雷矿泉水瓶盖上一套,熟练地迅猛一拉(如此熟练的技巧连邦德也望尘莫及),砰一声,瓶盖就这样脱开瓶身。随后他抽走冰桶下的账单看了眼,向客人机械地重复道:“先生,齐全了。”便迈开脚步迅速离开。邦德把冰块放入饮品中,往里头倒满苏打水后,深深地呷了一口,往椅背一靠,点了一支劳伦斯香烟。他在感叹今晚又是倒霉的一夜。尽管他满怀期待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女人,然而至今为止出现的女人大多打扮光鲜,却姿色平庸。那些女人大多经不住细看,仔细留意便会发现在你面前的其实是个肥胖、满脸油光、皮肤粗糙的法国中产阶级女人。在那顶俏皮的天鹅绒贝雷帽下的一头金发,实际上发根是褐色的,摸上去跟摸着钢丝一个样。她们薄荷味的呼吸也掩盖不了午餐时一股大蒜味。那双看上去极具诱惑力的双手有可能刚刚煞费苦心给一堆杂乱无章的电线与橡胶搭着支架。或许她会自称来自法国里尔,然后打探你是否来自美国。然后,邦德苦笑一番,没准儿,她,又或许那个靠她养活的小偷还会伺机偷走你的钱包。可不能重蹈覆辙!他要回去了。也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好,回到那鬼地方一个人待着吧!

这时外头不远处的大道上,一辆黑色、破旧的法国标致 403 猛地从车流中冲出,强行穿过车流截入内侧线上的车道,硬生生地靠在了狭窄车道一旁。如同往常一般,道路上的刹车声、鸣响声和人们的叫喊声顿时此起彼伏。现在整条道路几乎都动弹不得,一个女人从车中走出,任由这交通现场自己慢慢疏通,她无暇顾及,快速朝

着人行道走去。邦德一下子挺直了腰板。是她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她身材高挑，尽管整个身子都藏在轻便雨衣下，但她走动的姿势，她端庄的姿态，都可证明她风姿绰约。方才经过一轮激烈的驾驶，她精神饱满，一副大无畏的模样，然而现在她却抿着嘴显得有些不耐烦。只见她斜插入人行道，推开拥挤的人潮往邦德的方向走去，眼里全是焦急与不安。

邦德仔细地打量着她，只见她经过一排排桌子，来到了走廊上。想必没希望了，显然她是过来跟某人，准是跟她的爱人约会，现在她定是迟到了，才会这么匆忙。没错，她就是那种名花有主、可望不可即的女人。走了什么狗屎运，她就站在那个戴着俏皮贝雷帽、披着长长金发的女人旁！她正直直地盯着他，而且她在笑！

邦德还没来得及恢复镇定，那个女人已经走到他桌子前，抽出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她的神情不再紧绷，整个人都放松了。她看着他一脸震惊的样子，笑着说：“很抱歉我迟到了，不过恐怕我们得立马离开这儿了。办公室那边让你过去一趟。”她低声加了一句，“急速下潜。”

邦德立马清醒过来。不管她是谁，定是“组织”派过来的。“急速下潜”是秘密情报局从潜艇部门借来的一句行话。这意味着情况不妙，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邦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扔在账单上，说了声：“好，走吧。”然后起身跟着她穿过一排排桌子，走到她的车旁。车子仍旧很碍眼地停在马路的内侧线上，阻塞着交通，而且随时都会有警察过来查处。在人们愤怒的注视下，他们匆忙上了车。女人离开时车子还没熄火，现在她瞬间用力踩下油门，一溜烟

地驶上马路。

在车里，邦德欣赏着她的侧颜，白皙的皮肤像天鹅绒般柔滑，一头金色的头发，从发根到发梢都如丝般柔顺。他问道：“你从哪里来的？发生什么事了？”

她双眼仍旧注视着路面，说：“我从情报站来。目前是二级助理，工作代号 765，名字是玛丽·安·拉塞尔。我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知道是总部的急电，由 M 局长亲自给站长的密电，十万火急。他说要立马联系到你，还表示需要的话可以让法国总参二局帮忙。F 站长告诉我们，说你在巴黎的时候，总到那么几个地方，然后给了我跟另一个女孩一份地址清单。”她笑道，“我只去了哈里酒吧跟富格，准备到餐馆去找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你，我也觉得很神奇。”她快速瞄了他一眼，继续说道，“希望我的表现没有很失礼。”

邦德说：“你表现得很好。不过要是我正跟一个女人一起，你打算怎么处理？”

她笑了起来，说：“我想我会跟现在一样，只不过会多加句‘长官’。我只担心你会怎么处置那个女孩。如果她歇斯底里地撒泼，我想我要亲自送她回家，而你要自己乘出租车过去了。”

“听上去你倒足智多谋。你来情报局多长时间了？”

“五年。这是我第一次到站里头工作。”

“感觉怎么样？”

“我很喜欢这些工作。不过就是晚上跟下班后的那段时间有点难熬，不知道怎么打发。在巴黎很难交到朋友，除非你……”她话音